

红尘百味

练摊记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一九九六年，把我送去师范读书之前，爸爸一直是走街串巷收破烂换碗的。我上师范后，他才和妈妈一起开始摆地摊卖水果。

我上班后的第二年，有次闲聊时，妈妈对我说，把我送去学校后，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妈妈是一个不轻易言苦的人，她说揭不开锅，那必定是日子过得难以想象的艰难。爸爸摆地摊，因而而起，我又怎么会不记得？那年暑假，为了给我筹学费，一个月的时间，爸爸便白了头。

摆地摊不容易我并不知道，只知道它让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有了保障。有次周末回家，刚好赶上我们村上有会。虽然十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村里也没搭台子唱戏，不过毕竟是一年才一次的老会，人也不少。爸爸就让妈妈留在家招待亲戚，他自己到当街去摆摊。平时都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因为人多的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那天我闲着，却不想跟爸爸一起去会上，不去的理由复杂又难以启齿：有虚荣心作祟，又有点怕难堪，更不知道该怎么卖东西。

可我终究逃不掉。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要让我去给爸爸送饭。爸爸的地

摊铺的是一张塑料薄膜和一条破席子，各种水果摆在上面。我到的时候，正有人讨价还价，我默默地站在顾客这边，不想过去，可是我又觉得要有点卖家的样子，并且要陪着爸爸才好。等爸爸谈价格称好水果，让我去收钱的时候，我稍微平静的心竟又惶恐起来。

又完成了两单生意后，爸爸终于吃上饭了。还没扒上两口，就见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来到了我家的水果摊前。那人一来就气呼呼的，发着脾气说要掀了我的摊子。当时的我，又怕又羞又恼，虽然没跟爸爸出来摆过地摊，我也知道无论做啥生意，最怕的就是有人闹事掀摊子。原来，上午的时候，男人五六岁的女儿经过水果摊前时，爸爸顺手给了她一个苹果。当然，那苹果是被磕到过的，卖相不好。那男人说我爸没给他女儿好苹果是小瞧了他，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爸爸一个劲儿地解释，对那个气势汹汹的男人说着好话。我站在边上哭，想要和他争辩，却被爸爸拉住了：“他喝成那样，你一个闺女家，和他争个什么。”我就一边哭，一边在心里埋怨爸爸的懦弱，也很恨了那个一身醉态的男人。最

终，那醉汉还是被人拉走了，爸爸继续吃饭，我的泪水却总也止不住。爸爸让我回家，我却站着不动。可是杵在那儿，我又觉得自己很无用，啥也做不了。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不是个男孩儿，没有勇气和那男人争辩一通、打上一架。那次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不在爸妈身边的日子里，它总让我不由自主地脑补爸妈摆地摊的情形，然后莫名地担心和牵挂。

我师范还没毕业，弟弟就上了高中；后来我毕业了，弟弟又去外地上大学。看我爸供出了两个大学生，村里就有人说：“摆个地摊卖水果得特别挣钱吧？”有人接了那人的话茬：“挣再多，那钱你也挣不了，那钱是人家俩人踩着冰凌茬子挣出来的。”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恰好也是我上班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借钱给爸爸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一点儿也没犹豫。有了那辆车，爸爸和妈妈不用凌晨三四点起床，也不用再拉着装满几百斤水果的架子车赶几十里的路了。三轮车总能让他们省些脚力和时间。即便赶去摆摊的路上寒风依然刺骨，我也稍稍安心了一些。

爸爸的地摊上摆过蔬菜，摆过红薯，摆过粉条，摆过花生、瓜子……每年元宵

节的前几天，爸爸的地摊上摆的是鲜红的蜡烛。

那年春节，妈妈的胳膊受了伤，不能和爸爸一起去摆地摊，我就带着孩子去替妈妈。对于摆地摊，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纠结和无措。

正月十五前的那几天，村里基本上都没会，要卖蜡烛就得赶早集。没出正月的冷，一点儿不亚于寒冬腊月，那天的风似乎又格外大，街上被风刮得尘土飞扬，有车辆从地摊前飞驰而过时，更是让人睁不开眼睛。快中午的时候，人才开始多起来。不过也是问价的、货比三家的多，老百姓过日子，节俭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即使是一两块钱的小蜡烛，直接决定买的人也很少。我却信奉顾客就是上帝的准则，始终满脸笑容地一一报价。没人时，爸爸对我说：“十几根蜡烛，一人问一遍价格，一人给他讲一遍，你说说多少话呀，那样太累。”又说，“越是问来问去的人，买的可能性越小。”不过，我还是满脸笑容地一一回应，完全没了年少时的虚荣和拘谨。

弟弟参加工作没多久，就结婚生子了，有了小孙子后，爸爸和妈妈就不再摆地摊了。

挚爱亲情

千层底儿

■魏军涛

“闰月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千。”民间有闰月给父母买鞋这个习俗。

今年闰四月，我和妹妹都给父母买了双鞋。父母穿上试了试，挺合脚，乐得合不拢嘴，就这么一点绵薄的心意，父母却很满足、很宽慰、很幸福。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不知给我们兄妹做过多少双鞋。

那时，光知道穿着舒服，在小孩们跟前显摆神气，可咋能体会到，母亲日日夜夜、一针一线纳鞋的辛劳呢？孩子们长得快，鞋子半年就变小了，加上我们淘气，鞋也穿得费。等鞋尖磨出小洞、脚趾探头探脑时，母亲也在赶着给我们纳新鞋了。

做布鞋的工序很多，有抿褶裥、剪鞋样、纳鞋底、纳帮口等。

抿褶裥用麻絮，弄麻絮很费功夫。褶裥弄好后，把旧门板架在平铺的板凳上。门板上先刷一层旧报纸，然后把麻絮一层层均匀摊在门板上，厚厚的麻絮纵横交织成一床蓬松的絮被。

把糊糊一刷子一刷子抿上麻絮被，等麻絮软了、蔫了，用小木板把麻絮压平、拍实，有约两三个叠起的硬而厚。再把门板斜靠在堂屋向阳的墙壁上，晾晒在太阳底下三四天，麻絮被就完全凝结干透了，摩挲上去“喇喇”有声，刺刺地磨手。

如法炮制，把拆剪的各色旧衣破鞋碎片，在门板上摊平、展开，涂一层糊糊粘一层布，一连粘了三四层，刷匀、粘紧、压实，晾晒几天，这布褶裥也做好了。

那线也得早准备着。线轱辘是一根圆溜溜的细竹棍，有筷子长短，一头钉过一个瓷疙瘩中间的眼儿，一头系着长长的无穷无尽的细白线。母亲把竹棍儿在衣襟边一搓，那线轴就疾旋起来。一会儿，竹棍上就密密匝匝实实在在地缠肥了一坨线轴。

纳鞋底是最费功夫的活

生活余香

樱花树下少年时

■特约撰稿人 贾鹤

年少没有赏春惜春的心情，看到花开，只是孩童的欢喜。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咀嚼出平淡生活里的况味，因此，面对枝头春意，更能以珍惜之心欣赏。

春日里，顺着河堤一路西行，两旁的花树渐渐增多，看花的人也多了起来，道边停满了车辆。老人、孩子，年轻的情侣、中年的父母，相伴的夫妻、同行的伙伴，都是这大好春光的欣赏者。就算心有旁骛，看到满树繁华，也会禁不住心生爱意。

樱花如霞，千朵万朵压枝低，仿佛要把一季浓郁于一树春光。满树的花苞像一个个小铃铛，我总有种错觉，你抬手敲敲它，就能发出春天的铃音。还有一种白色的樱花，花瓣全开时白色，未开的小花蕾却是粉红的，我惊讶于这娇嫩的红怎么会脱胎出纯净无瑕的白，大自然的神奇就是这样给眼睛最直观的冲击。女儿在一棵樱花树下撒欢，她在寻找她认为最美的樱花，她蹦跳着触碰略低的枝条，用鼻子去闻那花香，不时俯身捡掉落的花瓣，在我们的镜头里，她的藕粉外套和樱花和谐相称，是我整个春天最美的收藏。

心境平和感受寻常的风景，却又有不一样的触动，对人生、对自身有新的感悟，就如此时此地，身康健心无旁骛，身旁孩子活泼嬉闹。生活秩序一如往常，人世风景静好，这样的情怀让人充满感恩，一草一木皆可可亲可喜。抬头仰望，天空蔚蓝，不知哪里

放的风筝似乎要和日影比高，遥遥直上成了左右两个小黑点。在我抬头看天的时候，女儿低头用草给我编一只手环，她一直试图把一朵捡到的樱花系在手环上，试了几次未果，转头去拔一根长须草，去编草星星。

身旁路过的人，脸上的表情大都悠闲自得。是啊！行色匆匆、内心不安的人是无暇春游玩的，他们要面对生活抛过来的难题，忙着解决各种人生烦恼。车子太旧，房子太小，烦恼太多，快乐太少；孩子学业不够优秀，自身职位还想更上一层楼，这些生活里的烦恼像平淡日子里的刺，它让我们疲于奔波，忽视眼前的幸福。

对着一朵花的时候，心会无端柔软，这是少年时不曾有过的情怀。少年热烈奔放，要追逐的事物太多，怎会在一棵树前停下追寻的脚步，那时总以为这世间美好的事物太多，春天年年如斯，必定有更美的风景等着自己去看。

而今站在樱花树下，当我仰望的时候，已想不起看过最美的花是什么样子，昔日的意气风发沉淀成现在的从容宁静，当我注视着眼前这一树繁花的时候，心中涌动着难言的满足。这自然的精灵，无所畏惧的绽放，这短暂的生命，经过一季的绚烂，就转入下一个轮回，虽然花开短暂，却也不必伤怀，毕竟，它们履行过自己的职责，无悔这世间一遭的际遇。而我更多的是感恩，生命的纪念册上，曾经的少年和现在的少年共赏这绚丽花开。

买鱼记

■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

鱼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材，很多人都爱吃。我记不清至今一共买了多少次鱼，但有几次买鱼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父亲要过生日了，因为父亲爱吃鱼，姐姐给了我几元钱，让我到集上买几条鱼回来。集市离姐姐家七八里路，我到了集上时，天刚蒙蒙亮，陆陆续续来了卖菜的人，只有两个卖鱼的，要价还比较死板。我捏捏手里的钱，想：“县城里的集市一定卖家多，价钱也会便宜些吧？”于是，我就骑车走了十多里地到了县

城，城里集贸市场卖鱼的挺多，可是价格并不便宜。我还是回集上买吧！但我返回集上时，集都快散完了，卖鱼的人都走了。我傻眼了，懊悔、无助，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怎么办？总不能空手回去吧？姐姐还等着鱼为父亲过生日哩！我就挨个问人家，镇上卖鱼人的家住哪里？怎么走？一直找到卖鱼人的家，看到临时放池子里的鱼比较小，我也不是很满意。尽管如此，无论大小，还是价格，我都必须买。卖鱼人或许是感动于我的诚意和孝心，不但把那些一时半会儿不准备卖的鱼卖给了我，而且没有多收钱，让我很感动。

买菜记

■何淑丽

想买新鲜的蔬菜，那就早起吧！因为这是只有早上才有的市场，一年四季不间断，卖菜的人大都是周边的农民，自己种的菜有剩余了，就拿来卖。这些菜几乎不用农药，每棵蔬菜都经受过太阳的照射，雨雪的滋养，清风的吹拂，甘醇而鲜美。

春天，鲜嫩的菠菜韭菜生菜莴笋在向人招手；夏天，西红柿黄瓜豆角洋葱土豆玉米菜在对你微笑；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南瓜丝瓜小白菜冬瓜，葡萄甘蔗石榴柿子苹果梨子，都在用色香味吸引着你；冬天，因为气温低的原因，菜的品种比较少，白菜和萝卜就成了主角。

卖菜的大都是附近的农民。每当我看到卖菜者饱经风霜的脸、青筋暴露的手、朴素甚至过时的衣着，看到他们苦苦守着自己的菜摊，菜摊前可能只有几把大葱或几把芹菜，即使全卖完，又能有多少钱呢？心里便会感到生活的不易。会想象他们的一生：把时光倒回去五六十年，他们也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只是，在时光的河流中，每个人都在主动和被动中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委屈吗？认命吗？或是淡然看开、乐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也许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有答案，外人只是猜测吧；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如此

吗？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快乐和失意，哪个又是完美的呢？没有遗憾的人生也是人生的遗憾啊！这样想来，心里就有点舒坦了，再看他们，感受和心情就会不一样了。

路北的那位老人，须发皆白，个子不高，但精神矍铄，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年龄。一次，我在他那里买豆角，他不用秤称，只用手掂了掂说，一块钱。我觉得好便宜，也感觉到他的豪爽。有一天下午，我从菜市场经过，看到他和几个老人在那里打牌，当生意清闲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方式消磨时光的。有忙有闲，有工作有娱乐，如果心态平衡，也是可以平常的日子里找到属于

自己的那份幸福的。

离街口很近的地方，有一位老人，看样子已经有八十多岁了，拿菜的动作很缓慢，甚至有点颤颤巍巍。看到这样的老人，我总会多买点菜，好让他早点回家。

去年秋天，我买了一位老人的核桃，是自己家种的核桃树结的，那年核桃结得多，吃不完，就拿来卖了，大概有十斤，我全都要了。这些核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核桃树，想起了小时候在核桃树下的时光，那些存在于记忆深处、再也回不去的幸福时光。

卖菜的人有很多，买菜的人也有很多……

诗风词韵

在寂静中聆听

■特约撰稿人 鲁镇印

病房听雨

久违的十四楼
这里生长的许多痛苦
缓慢在市中冷缩
旋即被消磨无形
室顶灯熄灭
黑暗的使者，弹拨无韵的琴弦
满城的清心寡欲
把烦乱和忧郁隐隐消解
嘀嗒……嘀嗒……
一切欲念黯然入深邃
万物之灵如蝉蛹蠢蠢欲动
或躲在白色的巢穴
感受不到诗意
亦无须担心被雨水淋湿

汽笛长鸣

三年前的一声汽笛
把一个人送去了远方
今天，又听到汽笛长鸣
才想起那个偶尔想起的人
这白昼里短促的笛声
如额上生出的刺眼的光芒
照引告别的人去向无边的尽头
那是思念才能抵达的地方
遥不可及，唯有怀想
遐思执着追寻逝去的光



国画 夏日赏湖 吴小妮 作

镜中花语

一朵花在凋萎
我试图将她扶立
她的头垂下了
躯干也无力地下坠
黑夜幻化出一面镜子
它映照着我的前身
和未来。一粒种子
在梦境里演绎出匆匆过往

优雅地老去

■堇上月色

等红绿灯的间隙，发现路口两个女孩穿的裙子颜色花型很漂亮：一个蓝色的底子布满小小的白色花纹，像蔚蓝的天空布满了云朵；一个是草绿的底子洒满了玫红色的小花，很是赏心悦目。遗憾的是，这样美丽可爱的碎花连衣裙，我是如何也穿不出美感来的——可爱的衣服，还是在可爱的年龄穿着最合适。

今天身上穿的是四年前买的一条麻料的白色长裙，长及脚踝，裁剪简单，我在腰部用一条白色的带子系了。我觉得很臃肿，大部分时候都让它在衣橱里闲挂着，偶尔想起来时才穿一下。我家先生却说很漂亮。我再三追问如何漂亮。他才说：“像仙女儿！”亏得我自知之明，并不信以为真，不过高兴却是真真切切的。我知道，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暂的，过了30岁的女人，远看虽仍然像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儿，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着一种盛开的姿态，那花瓣用手轻轻一触，便会纷纷落下。

下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位老太太，苍颜白发，步履蹒跚，佝偻着腰，手里拄着拐杖。看到她的身影，我忽然很伤感：当我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总觉得成长太过于漫长，但有时候，又觉得过于匆忙，那偷偷穿了母亲的高跟鞋、涂了唇膏照镜子的情景，分明还是昨天……弹指一挥间，人生便已过半。行至这个年龄，相信大多数人心中早已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知道你我都一样，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细碎碎柴米油盐，不

别样情怀